

# 漫遊的星空

國立台灣文學館 · 第五季週末文學對談  
八場台灣當代散文與詩的心靈饗宴

張德本 · 錦連  
王國安 · 李魁賢  
陳大為 · 鍾怡雯  
劉靜娟 · 廖玉蕙  
蕭蕭 · 向陽  
王家誠 · 趙雲  
錢鴻鈞 · 張良澤  
隱地 · 季季



# 漫遊的星空

國立台灣文學館 · 第五季週末文學對談  
八場台灣當代散文與詩的心靈饗宴



# 國立台灣文學館 — 第五季 — 週末文學對談

## 目次

- |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22  | 1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34   | 0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04                   |
| ● 第五場 ◎ 從經典回歸現實，以現實締構經典 —— 從向陽詩集《亂》談起<br>蕭蕭・向陽 | ● 第四場 ◎ 從文學中看見生活的繁花盛景<br>劉靜娟・廖玉蕙 | ● 第三場 ◎ 雨林、夢與鬼魅 —— 散文的異想世界<br>陳大為・鍾怡雯 | ● 第二場 ◎ 從台灣意識出發 —— 政治意識與現代詩如何調和？<br>王國安・李魁賢 | ● 第一場 ◎ 台灣鐵路詩人 —— 流轉在鋼軌上的密碼<br>張德本・錦連 | ● 序 ◎ 台灣文學的探照燈<br>鄭邦鎮 |

● 136 第六場 ◎ 藝術和文學擦撞的火花

● 136 王家誠、趙雲

● 160 第七場 ◎ 衣帶漸寬終不悔——台灣文學研究的坎坷路  
錢鴻鈞、張良澤

● 176 第八場 ◎ 我們的六〇年代——兼及年度文選與編輯生涯  
隱地·季季

# 序 台灣文學的探照燈

鄭邦鎮  
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

本館自二〇〇三年以籌備處形式開館伊始，便規劃了「週末文學對談」活動與南台灣地區的民眾見面，四年來，已舉辦了七季，成果豐碩，除了成為本館頗具口碑的推廣教育活動，亦吸引超過一萬五千餘名熱愛文藝的民眾共同參與，獲得廣大民眾的熱情響應與支持。

對談的主題涵蓋詩歌、小說、散文、戲劇，每場皆精心設計，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、作家針對特定主題進行長達兩個小時的對談，幾季的檢視及觀察，決定展現台灣文學的宏觀視野，進一步規劃原住民文學、女性文學、台語文學、紀錄片、推理小說、繪本文學等多元的文學內容，就議題而言，也涉及族群、歷史、母語書寫、性別議題，可謂眾聲喧譁。

「第一季週末文學對談」，已結集為《風格的光譜》出版上市，受到讀者喜愛，為了更全面性的展現活動成果，一次整理出版第二季至第五季的週末文學對談，結集為《猶疑的座標》、《徬徨的戰鬥》、《想像的壯遊》、《漫遊的星空》，四本書共有七十六位學者、作家共同投入參與。這些分屬不同世代、族群身分的學者專家與作家的對話，洋洋灑灑，不僅透過現場錄音記錄謄寫，還請對談人再以文字的形式斟酌修改，匯集成幾十萬字，出版成書，為本館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文字記錄，讀來令人印象深刻，這三年來所累積起來的對談內容，不啻是整個台灣文學界之重要資產與日後研究之珍貴素材。

這四本書的出版面世，要感謝重回校園任教的創館館長林瑞明教授、現已退休的吳麗珠前代館長、吳密察前代館長等人任職期間的支持，還有這幾季對談的策劃主持人陳萬益教授、應鳳凰教授，以及執行「週末文學對談」現場活動的工作團隊「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」。

此刻正是國立台灣文學館正式成立後的嶄新時刻，典藏、研究、推廣教育活動及展示等各項重要業務整備之後即將重新出發，本館所舉辦的各項推廣活動，也承蒙許多學者、專家的批評與指教，在此一併誠摯地表達敬意與感謝。也期望各界不吝斧正賜教，作為國立台灣文學館持續進步的動力。

# 台灣鐵路詩人 流轉在鋼軌上的密碼

張德本



錦連



藝術作品必須包含形上思維，形上是哲學性的，那部分非常抽象。一位藝術家對生死、生命、輕重等都有他的看法。這種概念用抽象語言寫，是哲學；把抽象思維具體化，傳達出靈光，這就是詩境。超現實作品可能難懂，不是不能懂。超現實只是藝術極限書寫的策略，目的是要回到現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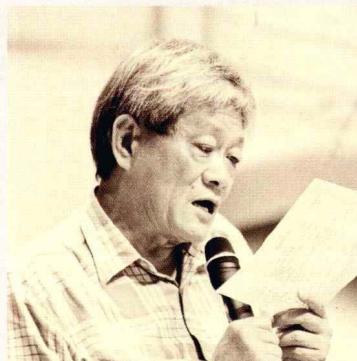
鐵路局工作非常辛苦，沒地方可去，閱讀是我最大的樂趣，尤其透過寫作抒發。寫作是一種天生才能，我閱讀並沒特意學習什麼技巧，看前人作品懂得他所傳達的訊息，我學習寫作，是從俳句和短歌開始。因為語言構造不同，過去我受日文影響，現在用中文寫作必須花以日文寫作時間的七倍。

# 從台灣意識出發 政治意識與現代詩如何調和？

王國安



李魁賢



李魁賢跟台灣文學有很深的關係，因為有他本身的政治立場以及對文學的一此觀念。李魁賢當時對於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建構發表很多文章，而且不只是理論方面，李魁賢能夠讓人崇敬的就是對台灣文學完全付出心力，想要讓台灣文學成為每一個人都可以了解到的東西。

很多現代主義作家都用藝術性來排斥對現實關心的作家或詩人，其實這只是一種藉口。一個詩人對語言的使用，是他的內心思維影響到語言的運用，其實語言是一種技巧，但是詩要表達出來的思想卻是精神上的層次。我特別關心弱勢者、受難者、受到委屈的人，用這種立場去看台灣現狀時就會覺得不只是個人的問題，包括台灣整體實際上都受到很大的委屈。

# 雨林、夢與鬼魅 散文的異想世界

陳大為



鍾怡雯



我們回去的童年的某個時空，只是覺得東西變老了、變舊了，可是在腦海裡面，甚至在情感的層面你可以很主動的還原它原來的樣子，全都是凝固的，並沒有流失什麼，只是隨著歲月我反而會主動的去增加了一些東西，把一些不相關的事情貫連起來，以文學的層面來說，就是「虛構化」，將真實與虛構連結起來。

我小時候就是從我家經過油棕園，如果沒有等到公車，或是起晚了，校車跑掉了，我要到學校上課我就得走差不多一個小時的路到這裡來等公車，所以我又汗又是黃泥，去到學校實在不成人形，實在很透了我爹為什麼在這種地方工作。青春期的時候我還是蠻自卑的，因為我老是覺得自己髒兮兮。

# 從文學中看見生活的繁花盛景

劉靜娟



我寫散文通常不是先有題材才寫的，有些是一時的感觸，有些則是累積出來的，我習慣將很多時候的觀察，或是存在心裡很久的東西寫在小筆記本上，另外我那講話很有趣的母親也一直是我很喜歡寫的題材，她每回說起年輕時候的故事，我就叫她等一下，去拿本簿子記起來，這樣她也很有成就感，好像對我的寫作很有幫助。

廖玉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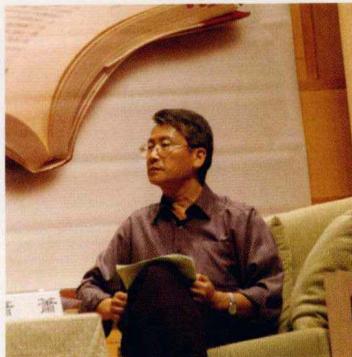


覺得宇宙之大，任何事都可以入文，並不是說寫比較偉大的事物，你的文章就會看起來偉大一些。文章只有好跟不好，與題材本身沒有必然的關連。當然寫作寫久了，自然會有不一樣的感受產生。剛開始也許只覺得是遊戲，是獨自在閣樓裡與自己對話，非常寂寞地過日子；接下來是跟讀者喃喃地說話，驅使你不自覺萌生一些小小的使命感。

# 從經典回歸現實，以現實締構經典

從向陽詩集《亂》談起

蕭蕭



向陽



《楚辭》是很難理解的一部詩集，〈離騷〉是很長的一首自傳性的詩。即使到今天，我想只有中文系的同學能夠把〈離騷〉從頭讀到最後；但是向陽在初中時期，就已經用手贖抄這首詩，這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遙遠的事情啊。一般人認識這首詩的並不多，頂多知道這首詩的存在。

詩人希望你的詩怎麼樣呢？賺多一點錢，一點名聲？或者在歷史上留名？或者感動人？這些都是社會的功能。可是對詩人來講，什麼才最重要？寫就對了。對政治人物什麼才最重要？做就對了，不用講那麼多。詩唯一的功能（如果我們說它有的話），其實是給那些需要的人、不小心讀到的人在他需要的時候有一個心靈上的安頓，如此而已。

# 藝術和文學擦撞的火花

王家誠



我們有很多大藝術家不僅藝術方面成就高，而且他還是哲學家、文人、書法家甚至是軍事家，可是他們死後碑文裡只有短短的幾百字甚至是幾十字，有的又是道聽途說的沒有經過考據，我覺得這樣對民俗的藝術家太不公平了，因此我對藝術愛好是在西畫方面，但對於國畫作家，我要給他們來寫傳。

很多人認為寫作或繪畫只要有靈感就可以，可是靈感不是憑空來的。所謂創造心理學強調要有靈感必須要準備的時期，就像釀酒一定要有釀酒的材料，然後才能釀出酒一樣，而且還要經過一個醞釀的時間。把你所得到的資料經過潛意識的醞釀，然後才能變成酒，到最後豁然貫通，靈光閃現，這才是我們所說的靈感，然後還必須經過理性的修正。

趙雲



# 衣帶漸寬終不悔 台灣文學研究的坎坷路

錢鴻鈞



張良澤



回想這段台灣文學的過程，看著現今台灣文學系紛紛地成立。我想，能得到現今豐碩的果實，前人的努力像鍾肇政、張良澤和葉石濤等人的扎根、努力是不可抹殺的：從以前研究台灣文學被打壓，到現在鼓勵研究台灣的文學。

對我來說，文學只要能感動人的就是好作品。我並不是一開始就設限只有台灣文學才看的。以前我的文學啟蒙是西洋文學，是到後來慢慢接觸台灣文學才逐步地追下去。記得以前我也非常喜歡閱讀中國傳統文學作品，像章回小說什麼的都相當吸引著我，對文學的喜好是自然由衷發出感動。

# 我們的六〇年代 兼及年度文選與編輯生涯

季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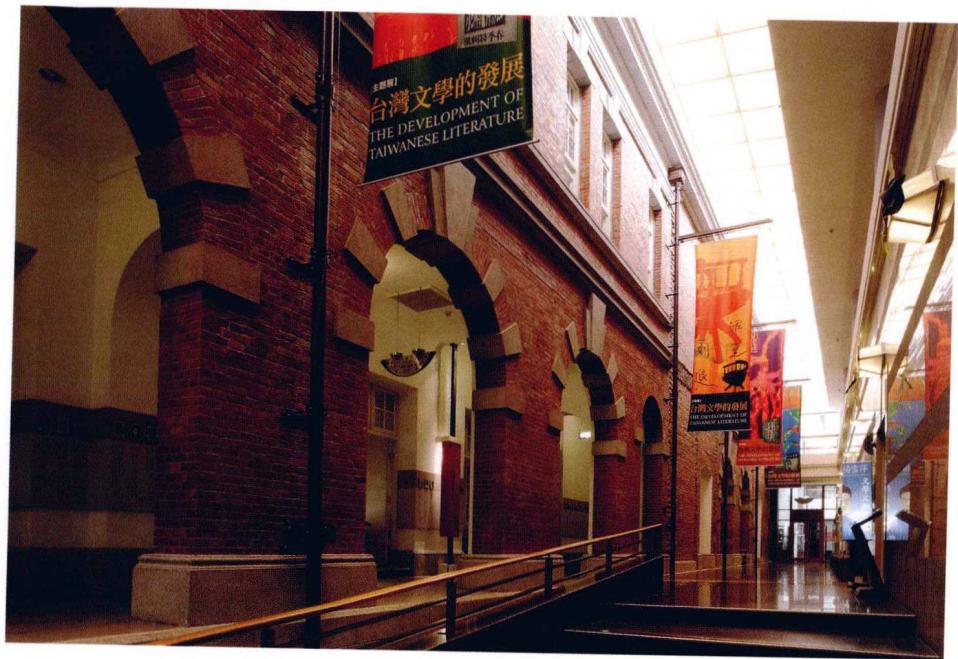


所有的風格是建立在簡潔之上。你的文字如果沒有簡潔，你訴求的東西，你的意象就不清楚；但是如果你已經得到簡潔的能力，你可以以簡潔來敘述，從那個簡潔的基礎上，你可以去發揮所謂的風格。文字有一個呼吸的空間，有一個節奏。如果你沒有做到簡潔的話，你沒有辦法發展，在這基礎上沒有辦法顯現出節奏。

為什麼要看小說？看小說代表你對人有好奇心、對人關心，一般人只關心我我我，每天我……其實文學將我們人縮小，文學裡面我們看見別人，季季也有講過，看小說就是看得見別人，我們現在很多人其實是看不見別人。文學真的可以療傷。我自己有的時候遇到問題，我就寫作；其實我們寫作的人本身也在自我療傷。

隱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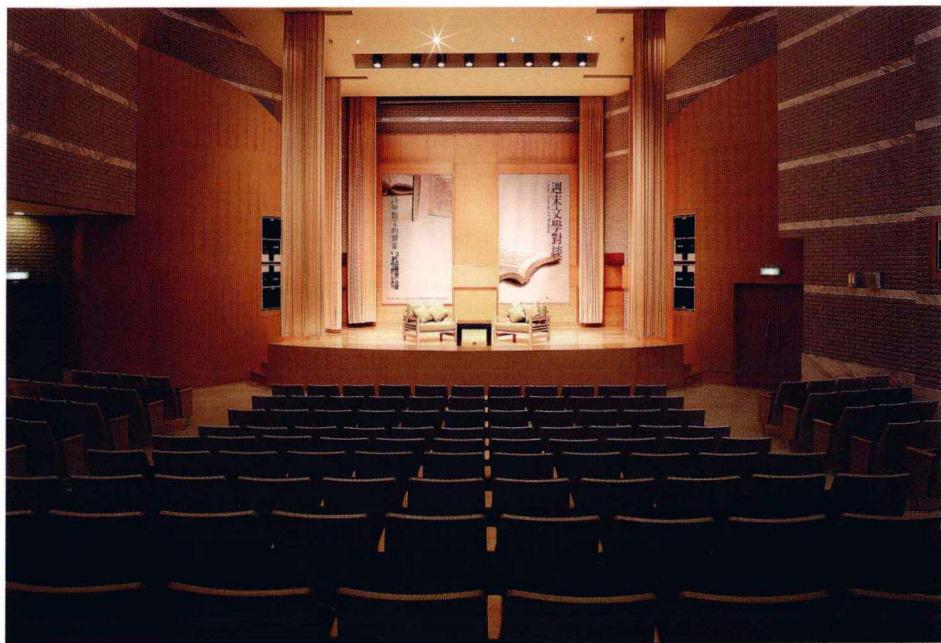




國立台灣文學館的文學光廊



國立台灣文學館的藝文大廳



國立台灣文學館的演講廳